

宋文憲公全集

冊一

宋文憲公全集序

宋文憲公全集者集公文而全之也公文甚富生前未有雕本公沒百三十四年而後有太原張氏之刻又二十二年而後有海陵徐氏之刻又十五年而後有高淳韓氏之刻至所著龍門子凝道記二十四篇其刻未有聞焉今去韓刻又二百六十四年鏤板無存而書冊之傳亦日以散佚故集公之文難集公文而全之爲尤難歲己未余奉

簡命來守婺邦婺爲公故里甫下車搜公遺集僅得浦江重刻韓氏本而前三刻俱不可得唏嘘者久之閱二年外舅王蘭泉先生以家藏宋學士集兩函見寄且曰公之文章非特一郡之光實爲有明一代文人之冠此編乃公手定本命仲子璲繕寫成書而正德閑太原張氏刻之者予以翰林典郡表章前徽主持風教守土者之責也宜亟付剞劂氏以廣其傳於是得張氏本然其書多殘缺苦無善本校讎且以未見徐刻爲憾詢之何小山學博則曰張徐二刻浦江戴氏有之什襲珍藏惟恐或失宜就抄焉乃致書浦江朱子愷明經命其孫寓至戴氏家錄徐刻并校正張刻而補綴之踰月藏事於是得徐氏本文凡百餘篇皆張刻所未及也設局鳩工將禦木焉而武義何謾聞秀才以韓刻原本至東陽周暄圃秀才以周刻韓本及傅刻本至浦江戴瀛三封君以彭刻韓本至於是而公之文乃集雖然龍門子凝道記一書諸刻中無有也求之其鄉求之

諸藏書家無有也適嘉興李薌沚明經自吳門來於坊閒購得舊抄本遂附刻於後至浦陽人物記錢唐鮑氏刻本最爲完善與韓刻評浦陽人物互有異同不嫌兩存亦并刻之於是而公之集乃全嗟乎士之遇合與文章之顯晦其亦有時哉公生當元季韜光匿跡者五十年始應金陵之召簪筆史館侍書青宮公文乃大著於天下當時如日本高句麗安南諸國得公文者如獲拱璧而乃晚歲流離卒以竄死等身著作迄無完書不亦悲夫其後四十年中三刻疊出亦可謂幸矣然而祝融收之蟲魚飽之其存者百無一二焉今距公且五百年於灰燼殘蝕之餘網羅蒐輯集而全之豈凡物之精光寶氣互貫古今天終不使泯沒於人世與抑公之精神不可磨滅冥冥中實呵護之與余喜公集之得全以報蘭泉先生諄諄屬望之意因識其緣起以見集公之文之難集公之文而全之之尤難如此是爲序

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季春中澣吳縣嚴榮撰

吳郡少峯嚴老前輩以翰林莅婺躬道義以淑斯民越十有一年政成化洽百廢具舉乃窈然深思郡本道學文章冠絕海內之區何以人往風微古今邈不相及得無感發興起之者容有未至耶爰取大儒宋文憲公文集若張刻徐刻韓刻彭刻薈萃而取其全復得龍門子凝道記浦陽人物記并鐫之以嘉惠郡之人嗚呼豈獨郡人也哉將薄海之內覩斯集者實與受其惠矣竊惟太史公

好游足跡徧天下故其爲文跌蕩有奇氣惟公不然當公始自潛溪遷浦江得
鄭氏藏書入萬卷居青蘿山中日講明而切究之徵召迭至不出也暨明興以
文章翊國運亦不過往返金陵千里而近然視太史公善游者曾不稍異也太
史公紬金匱石室之藏盡終身好學深思之力以成史記公被命修元史入月
書成洎重修順帝紀亦六月竣事雖閒有指摘而體大思精二百十卷與太史
公之百三十卷亦無稍異也至其從容啓沃無非堯舜君民之言輔翊青宮一
本仁孝誠敬之旨其他文主六經而奴百氏莫不根極理要闡發雄渾蓋公乘
濂洛關閩之後主東萊四子講道之鄉得方吳黃柳之傳集厥大成其所以自
爲者道也文一哉此公之文所以超軼古今者也善乎公序歐陽文公之文
有云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
物榮悴之情覈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
其小也入夫芒杪非見道篤而擇理精曷能致此公之贊文公非卽公之自道
得力也歟刻既成屬殿泗序之殿泗幼讀公集方震驚眩掉之不暇何敢言序
亦惟頌公之言以爲公之序斯可耳吾郡人讀是編者其必稔知太守所以重
刻此書之志爲之感發爲之興起先海內而得所私淑庶幾典型在邇毋終蹈
衰微不振之咎也郡人戴殿泗謹序

張刻原序

客有持予宋子潛溪諸集來者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帙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當有以評之余家浙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宋子之劬學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文之師者聖也聖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山林者奕乎其虎豹煙霞也今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星也果有隱顯易地之殊哉不然以宋子氣枯神寂於山林與志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物遷何以爲宋子抑余聞婺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見於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於實踐而取信於後之人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幹諸治術以超繼三氏於百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必以宋子爲歸嘻三十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閣歧宋子之文而求之哉客韙吾言錄吾言爲予宋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月初吉會稽老友楊維楨序
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作其所以黼黻皇猷鋪張鴻業必有當其任者故天生

宋文憲公全集

目錄卷頭

無序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嚴榮刻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張刻原序

客有持子宋子潛溪諸集來者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帙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當有以評之余家浙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宋子之劬學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文之師者聖也聖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山林者奕乎其虎豹煙霞也今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星也果有隱顯易地之殊哉不然以宋子氣枯神寂於山林與志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物遷何以爲宋子抑余聞婺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見於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於實踐而取信於後之人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幹諸治術以超繼三氏於百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必以宋子爲歸嘻三十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閣歧宋子之文而求之哉客謔吾言錄吾言爲子宋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月初吉會稽老友楊維楨序

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作其所以黼黻皇猷鋪張鴻業必有當其任者故天生

奇偉英俊之才豈偶然哉若宋景濂先生之於今日是也以景濂之雄文奧學而不獲顯庸於前朝豈非天之所屬實有在耶余聞景濂之名蓋二十年矣近始會於金陵挹其光儀聆其論說已有以慰夫平昔嚮慕之心及觀其潛溪新集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如春江之濤汪洋渙漫而不可涯涘又如平沙漫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而不可控鼎又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又如尋河之源至於底柱至於龍門又至於積石又至於岷崐不得不止讀之累日使余不知神之駭而心之醉也蓋積之也厚蓄之也久養之也素故其發也左右逢原舒卷隨意惟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然此特所觀新集者而已皆應制代言紀功銘德之作若景濂平日之所著則有前後續別四集已盛行於世及流傳於海外學者又當兼取而博習之可也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豫章揭法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徧於中國四夷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爲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釐爲前後續別四集云予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歎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

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曆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燄莫敢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名騁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恆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闕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後之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抗不亦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攷事也博故發之於文章悉鏗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宗之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作大號令修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爲易今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爲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絕之觀惡足以踰其巧邪昔公之總修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熟其論議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爲深而望公爲重輒爲之說如此尙俟知言於後而非諛其所好云清江貝瓊序

成天下之化者道宣天下之化者文文也者根乎道而從乎時所以襄帝圖而紀王業昭人理而通物志者也是故時揖讓則典謨作時弔伐則誓命行時守

成則訓誥著以至銘頌記序之流凡以達理而述事皆文之用者也有其時而無其文漢高也是曰陋有其文而無其道隋煬也是曰僞惟我高皇帝乃武乃文以定天下時則有耆俊之臣夾輔林立而太史金華宋公景濂首之凡所以演綸綺裁典禮定律令頌瑞靈以至銘開國之元功發儕友之志行其言凌踔漢唐羽翼三代氣雄而辭麗理典而道深信皇代之文宗也後學莫不知嚮而其集久且漸湮雖有潛溪前後集文粹出於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爲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首簡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唐予購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與俱茲來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爲若干帙以公之於天下嗚呼韓文冠唐室法百世而踰二百年歐陽子始得之漢東弊筐遂流無窮如挂星漢公集亦越百載而今且復廣予不敢擬歐陽子而公固吾明之韓也感其事頗近因刻就聊志其自而附申之云爾正德九年甲戌夏四月旣望賜進士出身奉勅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南京戶部尚書太原張縉識

徐刻原序

金華有二先生曰柳公道傳曰黃公晉卿皆以文章顯名當世予游縉紳間竊獲窺其述作柳公之文龐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

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不可正視而部伍整然不亂
金華多奇山川清淑之氣鍾之於人故發爲文章光焰有不可掩如此予方欲
豔二公以爲不可幾及客有授予文一編者予得讀之見其辭韻沈鬱類柳公
體裁嚴簡又絕似黃公驚而問焉乃二公之鄉弟子宋君濂之爲也因作而曰
大哉文乎不可無淵源乎西京而下唯唐宋爲盛宋姑不論以吳興姚鉉所聚
唐文觀之奚啻三百餘姓雖張蘇蕭李常楊之流氣逸辭雄各自名家終不能
返於古者何哉無所宗也獨韓愈氏吐辭持論一本之六經然後斯文煥焉可
觀故凡經其指授者往往以文知名於一世夫以渾涵彌綸之道淳龐沖雅之
音欲藉是以宣之揚之使其文字各從職而不紊苟不傳之於師奚可哉我國
家混一以來光嶽之氣不分六音斯完中統至元間豪傑之士布列詞垣固難
以一二數天曆以來海內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舅碩及二公而
已二公之所指授其必有異於庸常哉設以韓愈氏方之二公則濂當在李翱
皇甫湜之列也予雖不能文亦不可無意於斯譬猶候蟲而時一鳴之其視二
公黃鐘大呂之音果何如也竊喜金華山川之秀代不乏人而二公之學有所
傳故因序濂之文而敢志其私焉文林郎國子監丞莆田陳旅衆仲父謹序

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制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之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試卽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爲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于文也閑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于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而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氏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善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同異其高弟弟子曰勉齋黃氏實以其學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吾婺人論者以爲朱子之世適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君子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

在矣嗚呼尙論吾鄉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焉者固班班而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尙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久游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爲文章富而不侈覈而不鑿衡縱下上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卽是以驗其學術之何如則知其能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旣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禕辱有同門之雅特出其所著一編俾爲之序禕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爲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禕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友生烏傷王禕序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爲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爲盛逮及東都其氣寢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于古南渡以還爲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

而貞泰定天曆之文贍而雄涵育旣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憚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其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雜於古人篇章中蓋甚難辨唯真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謬予在翰林也久海內之文無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以爲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予爲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廬陵歐陽元序

潛溪集一編總六萬有餘字皆金華宋先生所著之文也先生自以爲辭章乃無用空言凡所酬應鮮存其稿出於渙兄仲舒編者僅若是仲父都事公取以鋟梓渙謹以先生近作益之復用故國子監丞陳公昔所爲序冠于篇端其文多係雜著弗復分類詩賦別見蘿山稿不在集中羣公所述記傳贊辭及尺牘之屬有繫於先生者摘爲二卷附於其末惟先生奧學雄文有非區區小子所

敢知姑用識其刊刻本末於此嗣是而有所作者當爲後集以傳至正十六年

歲次丙申冬十月十三日門人浦陽鄭渙謹識

海陵徐君中望氏刺瀛之明載政化旣敷將進諸士子於道曰近徵文獻功足施也於是刻潛溪集工竣節得而讀之曰嗟乎是謂牖民孔易矣昔在聖王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矧承積弊從而振德之可弗稽往哉予惟潛溪翌運實闡文明垂祀二百本實日撥夫固君師之責也遡流求源微潛溪其奚以歸故曰牖民孔易君師之道也且潛溪匪樂爲文者其言曰丈夫七尺之軀其所爲重者獨文乎哉故其原文也要指在養氣而曰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夫所謂本與體者果安所指耶得非誠心於孟子集義養氣之功哉夫是道也於人於古今名賢何與焉誠之故在我耳讀斯集者果能因潛溪指要以實體孟氏之訓將必益能卽孟氏以日進乎義孔之心法也已而是集實發明之君子謂徐君牖民之業行將大之以化成天下可弗謂邁志宏道者耶君名嵩起家辛巳進士第政教兼舉他日史氏自能紀之嘉靖柔兆涒灘歲庚寅則月望賜進士及第前國史翰林院編修官西蜀後學高節謹書

韓刻原序

夫文章關於氣運豈不隕哉自有書契以來歷唐虞三代之隆道德一而風俗

同其見於朝廷紀述諷議與夫閭巷謳歌不必組辭偶體而悃誠溢發動可爲

經至今數千餘年猶可見其成功巍巍而天下之至文具矣三代以降得天下惟漢爲正然不事詩書士各以質就功名其抱道如兩生終不應召卒之漢治雜伯雖敷文者非其人將亦氣運日漓若有以厄之耶由唐而宋至於元萎蕭極矣宋景濂先生挺生浦江精思絕識於羣書無不淹貫且久游柳文肅黃文獻二公之門而兼其所長又因許白雲門人以究理奧其爲文主聖經奴百姓亦庶幾振世獨步者然晦跡龍門遺榮弗居幾四十餘年遭聖祖龍輿遂幡然應詔及參謀密勿承旨翰林而朝廷大制作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觀享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國史寶訓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俱經論次撰述使郁郁之盛遠軼三五而陋漢唐宋於不居焉謂天寶培之以貽我明不其然乎易有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以其類應也我聖祖睿德天縱游心精一執中之旨以紹帝王之傳蓋千載一時矣先生忠誠可貫金石已蘆睿獎其所獻納如願講明典謨讀大學衍義遵行春夷知名日本刻潛溪集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璧獨文辭焉已哉及先生之歸上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其內外一本於誠故言莫不信而其卓卓有若此也是先生雖以文學侍從其鋪張鴻猷捷於斬將搴旗者多矣而我明文治精華不可以概見也耶先生舊有朝京稿凝道記潛溪翰苑鑾坡芝園集